

# 卷二十三

書名 文潞公文集四  
 十卷 嘉靖五  
 年高陵呂氏刊  
 本  
 撰者 宋 文彥博  
 撰, 明 呂柟  
 校  
 卷 卷二十三  
 內容分類 集 別集- 北宋  
 索書號 集部 別集- 3 28  
 編號 D7220100

文潞公文集卷第一

古

聖駕幸太學賦并序

國家 寰宇昭泰仍歲登平務恢儒風以章示黎獻  
 皇帝 備法駕幸于太學詔諸儒博士講論前典親  
 臨聽 臣獲逢休吉之期恭聞偉盛之事舞蹈不足  
 形容 誠不能述宣上德褒讚形容姑第樵夫之  
 談 轅之韻爾詞曰  
 炎 之四葉皇上御極之三年九有成若六合  
 莫 踏于壽域文教燭乎永天朝無闕政野無

彩色首頁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72201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集部 別集- 3 28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文潞公文集四十卷 嘉靖五年高陵呂氏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院學化文方東 第  
No. 8656 七  
冊



0 1 2 3 4 5 6 7 8 9 20 1 2 3 4 5 6 7 8 9 3



文潞公文集卷第二十三

奏議

言運河九年

臣勘會自去年秋於衛州介王供婦次不開舊沙河  
取黃河行運欲通江淮舟楫徹於河北極邊自今年  
春開口放水後來漲落不定所行舟楫多是輕載官  
船木棧其數至少瀕河官吏至於衆人無不知其有  
害無利枉費功料極多臣勘會所開運河在官部內  
兼御河穿北京城中過始初猶未審知開置子細今  
即日觀利害所繫甚大苟雷同緘默年歲間必須破

壞却御河久來行運至公私受弊乃是臣坐觀而不  
 言之罪臣按御河上源止是百門泉水其勢壯猛相  
 次至衛州以下可勝三四百斛之舟四時行運未嘗  
 阻滯公私為利其河道大小亦如蔡河之類其隄防  
 不至高厚亦無水患今來取黃河水入御河大率吞  
 納不得必至決溢小則緩慢淺澁必淤澱却河道九  
 上下千餘里必難歲歲開淘此必然之理據本府通判并諸縣  
 中檢視到御河因透入今來冬初已見淤澱却河道  
 黃河水淤澱處甚多阻滯舟舡處甚多若謂通江淮之運即易見其有害  
 無利自江浙淮汴入黃河順流而下又合於御河計



每歲所運江淮之物必不能過一百萬斛臣勘會前

年自汴便入黃河運粳米二十二萬五百餘石至北

京口卸據押茶綱供奉范九臬稱九月一日到運河

下城水北路決便早得了當止用錢四千五百四十餘

貫和顧車來般至城中臨御河倉貯納若般一百萬

斛至北京只計陸脚錢一萬五六千貫若却要於御

河裝舡般赴沿邊無所不可用力不多所費極少臣

勘會得所開運河口并置閘口去秋至今年四月中

已役過一百一十四萬六千餘工五月後至冬閘口

所用人工不在此數自今年正月後至九月終已使

過物料一百二十餘萬錢糧計七萬七千餘萬貫石  
十月後至閘口所費物料不在此數又特置河清兵  
士六百人每歲衣糧約用二萬七八千貫石匹兩所  
可清六百人乃云諸婦各取七人可克六百之數諸婦即未銷添填此乃欺誕之語如七人是諸婦額外  
弊數即便合有罷減得歲費衣糧諸婦既是要時下欺  
誑又稱費用物料全類汴口每歲所要稍草椿楸竹  
索就小計之合用百餘萬數假使黃河入御河無決  
溢淺淤之患每年般得及一萬石其費與順河而下  
至北京止費腳錢一萬五六千貫般至御河其利害  
明白可見臣又勘會去年冬都水外監臣更孽畫於



北京黃河新堤第四婦第五鋪開置水口放水入御  
河以通行運此策尤為乖踈其所欲置口處乃是熙  
寧四年秋河下注御河之處是時朝廷選差近臣并  
判水監官幣役修塞所費不貲僅能閉塞大名恩冀  
之人被害尤甚以至回移人使驛亭道路迄今瘡痍  
未平今又建言欲於其處閘口道黃河水入御河都  
水監差官計會轉運司并大名兩通判同詣第四婦  
相視衆皆知其不可然不敢斥言其害恐忤建謀之  
官上作遷延之計回報水監云候修御河隄防完固  
方議開置河口况從來御河堤道宛如蔡河之類若

欵吞納河水須至於汴岸增修猶恐不能制畜蓋地勢傾瀉為害不細瀕河州縣之人為未見定議至今憂恐及朝廷委清強官相視利害早令議定可否庶使人戶安居取進止

又

臣以開引黃河透御河不便已具劄子開陳切以今水監之官尤為不職皆不熟計利害容易建言惟望僥倖恩賞多從其請便為主張中外雖知其非不敢異議以避沮害之責事若不効建言之人都無譴罰如前時兩議清汴已有勞費並無成功朝廷置而不

問范子奇乞冬月不開汴口是年汴水蹙凌上下救護晝夜打凌不勝寒熱終致府界蹙破汴岸止是夏秋水大容有決溢之理即未嘗有冬深決溢之患後來朝旨却令冬前閉口顯是因不開汴口致蹙凌壞堤當是止罪縣隄防之官而子奇全不責問仍不害其進用士論不平無如之何臣謂今之水官更當澄清慎擇况朝廷物力未豐不當更容狂妄之人橫費生民膏血伏望聖慈垂察

不保明濬河第一

熙寧九年

臣本司准都水監牒保明范子淵乞酬獎濬川功效

尋點勘所取到遂州縣地分河水漲溢及後來減退  
事狀即與范子淵所奏稍議雷同保明已別具本司  
奏訖臣詳濬川司所濬河身始未盡在水底深淺固  
難詳驗又只憑本司臣及都大提舉官供折保明至  
於所屬州縣亦望風為憚不敢異議欲乞今後濬川  
司所濬河道別差不干礙公正敢言臣僚復行定驗  
所不誤朝廷行賞

不保明濬河第二

范子淵所奏去年濬川退出分數地土今年夏末又  
却多滄浸了其去年用把疏濬退出地少今年不曾

用把却退出地多顯是自因秋深河水減退故本司  
不敢扶同保明况濬川司所置官屬頗多占砂人船  
不少別司官心知利害率不敢言言之必以為沮害  
功利故且緘默人情如此恐非朝廷之福臣今因都  
水監牒要保明方敢依實公言伏乞朝廷詳察

不保明濬川第三

臣昨奉聖旨令保明濬川司疏濬過河事尋取責逐  
地分州縣的實事狀並皆不同及為疏濬過處其河  
水次年却依舊泛溢淹漫民田兼次年不曾用把又  
亦水退即河水長落次不由把之疏濬雖河瀕至愚



之人悉皆曉之所以臣不敢雷同保明及為衛州創  
開運河不便亦具奏聞緣此事理備見水官不職枉  
費才力兼多是狂妄希賞只如所關運河云有五利  
其一曰網運出汴對過沙河免涉大河風濤之險且  
汴口在河陽界內沙河口在衛州王供婦下自汴出  
口由黃河下水相去尚近百里豈是出汴對過沙河  
既通德博舟運亦可免得數百里大河之險且沙河  
口在衛州西南德博在大名東北上下相去遼遠即  
與沙河水陸道路都不相干不知因何免得數百里  
大河之險只圖朝廷聽信遂與力役乞朝廷詰問水

監官即見虛實猶恐飾詐即乞將水監官所陳事狀  
付臣容臣子細開析聞奏

臣自再到大名有水監官輕妄壁畫河事甚  
多如欲決黃河大小吳婦地放水淤田及欲  
於鬼固下婦開直河并放清水如事等事猶  
賴定奪官力議罷之不爾即為害不細所以  
乞慎擇水官望朝廷垂察

奏黃河水勢

臣本司於七月九日據衛州申管勾運河于良弼申  
今月四日沙河水漲沫過上東水偃尋下插板欄截

不住沫過牌板透入運河行流本司為今月六七日  
大名府御河連併添漲日夕救護僅免決溢尋牒衛  
州大急閉塞牌口據衛州申尋捲掃於上束水口閉  
塞了當有此小津漏見割填次本司為穿府城水大  
關梁下不通舟船切慮運河牌口依前固護不定透  
黃河水入御河即為害不細已奏乞指揮都水監速  
差官就運河牌口固護今月十九日却據澶州申據  
臨河縣由十七日午時詣遙堤土巡覩見水自西南  
來波浪緊急問得人民言訖衛州樊店西黃河口決  
一緊水東北行流十六日夜二更以來到本縣衝注

二十餘幢人戶觀此水勢及民間所說為害不細縣  
司已逐急於汳河差船令佐親監轄救渡人命去訖  
又據衛州黎陽縣申今月十五日御河水渾濃漲猛  
水色與別日不同認是黃河漲溢沫岸通流入御河  
至三更御河水一沫出兩岸見今此來相及南門本  
縣令佐都監即時救應隄口城門至十六日南門西  
門隄口節次破決水頭一併向城流注遮塞不定遂  
緊急一向固護城壁官物者本司即時災急再行文  
字轉指揮府城以上縣鎮官吏嚴切固護隄防如水  
勢大必不可防遏即令本地分官官吏疚心詳審計

較利害相度踏行有自来分減水勢舊河道處即便火急開決分減水勢無致奔衝直向府城為害去訖伏乞更賜指揮都水監選委公心知河事官赴衛州相度調集人與物料固護地方取進止

今據衛州十四日狀申水勢沫過婦背於運河上約後行流救護不定及稱河勢危急處係運河上約衛州屬河北西路仍乞下西路轉運司疾速應副人兵物料

再奏運河利害

熙寧十年

臣於去年冬奏衛州王供婦下開堤取黃河水作運

河置劉閘引水入御河深為不便以為大則決溢小則淤澱尋聞差官定奪利害今來果致黃河水入運河防遏不住沫過閘口衝注下流州府縣鎮為患甚大切慮定奪所未知得今來運河之害乞指揮定奪所下衛州及大名路安撫司取索自七月四日及十四日後來申報決溢一宗文字看詳定奪

文路公文集卷第二十三

身低小怯薄遂至決溢臣前來因論列河事并及水  
官乞行慎擇今河朔京東州縣人民被水患者莫知  
其數嗷嗷籲天上軫聖念而水官不能自訟猶汲汲  
以希賞於理安在臣前後所陳出於至誠本圖補報  
非敢激訐輕有干冒伏望聖慈垂察

奏定奪所勾人吏事

熙寧十年八月六日

臣本司准定奪取勘所牒勾追安撫司全司人吏八  
人留守司河隄一案人吏十人赴京照對濬河公事  
伏為今來本路州府非常大雨及黃御河決溢并德  
棣博等州賊盜常多曉夕行遣文字救護水災修完